

恩

海集

初學題

胡仁字編述

恩

海

集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出版

恩海集目次

一 題詞

二代序 (一) (二)

三 弁言

四 以啓事代自序

五 恩海

六 書後

七 附錄

八 題詞總彙

九 補記

十 付排感言

孝

思

不

匱

胡母宋太夫人紀念冊

戴傳賢題

胡母宋太夫人

千古

我友胡寶九

大孝名傳

母逝難奔喪

呼親淚沾口

移孝以作忠

先賢早已有

只要能奮發

日寇必剷走

報國卽報親

母愛永不朽

馮玉祥敬題

明

發

不

寐

惟

以

告

哀

集詩經句題

胡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念紀冊

張一麀謹誌

慈母恩深

胡母宋太夫人千古

吳敬恒拜題

自古賢豪多至性
都由母教化陶深
將門胡子集恩海
又見蓼莪隴表心

胡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紀念冊

陳銘樞敬題

長育顧復

恩深似海

風樹興悲

欲養不待

爰述孝思

事死如在

永慕慈暉

歷千萬載

明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紀念冊

馬衡敬題

上天入地 不見我母

母在兒心 兒其知否

心不易覓 言則長留

慈音不滅 萬古悠悠

胡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紀念冊

沈鈞儒敬題

母教母愛 人生至寶 風木之悲

詩人三復 孝思不匱 勸世礪俗

奮揚斯心 以忠國家 以孝民族

胡母宋太夫人恩海集 紀念冊

茅盾敬題

代序

中年哀感廢蓼莪，罔極親恩似海波，讀罷述肝三嘆息，鉅魔遍地棘荆多。
撫摩頰臂明肥瘠，賢母傷心目已盲，最是彌留思子語，裂人肝肺盪人腸。
茫茫浩劫實空前，滿地胡塵已五年，欲得報恩歸不得，由來忠孝兩難全。
君子吃虧方可做，小人毒惡猛於蛇，且將心力酬國難，秉母遺言莫惹他。

讀罷寰九所述

胡母宋太夫人行狀，事成四絕，以志哀感，兼以勸慰寰九，古人云：君子要常常吃虧方才做得，方今國難當前，節哀順變，尤應有以自廣，私人仇怨，可暫時付諸流水也。

民紀三十一年十月十五日

郭沫若 呈藁

卷集 代序

代序 二

英雄自古多賢母，胡母鶴然母性光，
倚柱憂時結老眼，撫衾思子斷愁腸，
蜀山愁聽催歸鳥，灘水通飛墮淚章，
等是親恩酬未得，乾坤如此莫徬徨。
袁九太夫人思子成盲而不欲其歸
蓋真以子許國也漢亦有母如此年七十二
矣幸健在誠願與袁九共勉

田漢

以啓事代自序

「查」恩海」一書，係本人撰述以紀念先慈胡母宋太夫人者，前經送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訖，曾已領世圖字第三五一三號審查證待印之原稿，不意上月中旬，余因公赴鄉，城室被盜，除公私重要鈔物全部損失外，而我此先人血淚所撰成之書稿，竟亦不幸罹此盜劫，致令此書不能如期於先慈逝世一週年紀念日出版，良深歉悵。慨計先母一生，真是多災多難，稚齡首遭河伯失恃之厄慟，十七歲歸先君乾儒公後，即受持家撫孤之辛勞，民國十四年「六八血案」發生，既痛巨源師長兄在屏山縣屬宋家村涼風坳途次之被張旅戕害而雙目失明，法歲彌留時，復含「撫衾思子斷慈腸」之遺恨，畢世飽嘗艱苦，辭塵無子送終，彼蒼者天，何弄人如此，誠恐友親渴望此書，特此敬告延期」。

（按此原文曾載重慶大公報「蘇聯抗德兩年看大戰全局」社評正面之第一版報頭下

愚海集
自序

弁言

我這本書之寫成，有賴左列二位的啓發。有一天，我在開明書店遇着范允臧先生。他說：「你老太太逝世的消息，月前我已在報上見及，其實現在人子居父母之喪，葬儀應從簡單，要改變過去浪費之習慣，以有用之金錢，作社會上有益的事體，如紀念父母，最好是採用「獎學金」的辦法，捐一筆款子在本地某一學校，每年資助清寒可造之苦學生，爲國家民族培植一些人材，公私兩有裨益。其次是自己如能執筆寫文章，寫一本「我的母親」如小說傳記之類，供諸社會人士瀏覽，亦比較有意義。」

我聽了這番話，不免有感於過去在省內外所見之許多訃述，精印裝訂之別緻，名人題贊之輝煌，真是琳琅滿目，洋洋大觀，但一閱其行述內容，千篇一律，都是一些「苦塊昏迷」「語無倫次」「一望而知的長篇虛偽廢話。若再詳查其所謂「棘人」也者，他並非「震古撼今」，而確是睡的「沙法絨墊軟枕頭」，像這樣裝飾門面的文詞，言弗由衷

，不說老實話，欺騙一般親友，表示一時自己對父母喪葬之闊綽，數日之浪費，竟消耗若干年之積蓄，試問有何益呢？際茲如是嚴重之國難，如再以有用之物資，不紓獻給國家，假父母一人之名，煩擾許多親友，而浪費虛擲，匪特是國家民族的罪人，簡直可說是在給父母造孽，因此，我遂採取了范先生之第二辦法，雖是忤忤有動於中，無如意緒不甯，實不知從何處下筆。

又一日，適星期下午，我在華康會見前西康財務統籌處長程仲梁先生，多年不見，竟作了半下午之促膝談，最後他說：「你近年如此遭遇，我簡直還不知道，像你經過這一些艱險，同你老太太前年不辭跋涉在成都川康綏靖主任公署晤談之情節，確是可以寫成一本書」。

我經這兩位先生的提說，有如夢中驚醒，於是下決心搜索枯腦，雖然得了一些材料，但我母親的大部份言行，與先兄胡巨源有關，而巨源過去之經歷，如我照普通一般之寫小說，不完全根據事實，或杜撰虛構，自圓其說的事成，蜀中父老一見，必定要說：

胡某這小子，自吹自擂，謠得天花亂墜，不外滿紙荒唐，不但要遭「覆轍」之譏，恐怕要受「擲入廁坑」之危，而且書中如「濁富人」一類人物，難免不又叩請大律師與我來一套：『鄙人自民初東下，追隨故師長胡公巨源，謬蒙培植，迭荷殊恩，恭謹自持，從無非法，惟自民十四『六八血案』發生，拋棄『罄椎兒包袱』，蛻變『睡不出』着的資本家』以後……』作法律上毀謗名譽之周旋，這豈不是自討煩惱，招惹風波？

正五內無主之際，忽憶及從前赫胥黎叫人記得一句要『拿證據來』，同魯迅先生所謂之『墨寫的謊話，決掩不着血寫的事實』的名言，好了，有這兩位中外先賢的啓示，我腦子中儲藏之『淚』與『血』的故事，不覺有如泉湧，但要用甚麼名目，又使我爲難起來！

適在領事巷郭培謙處遇着SY，我說：『我擬寫一本紀念先母的冊子，你看如何定名，他說：『就用開門見山的『母親』二字好了』，培謙接着說：『不如用『思親集』三字比較有意義』，但我總覺得這兩個名稱不滿意：因爲『母親』『思親』四字太普通

「你有母親，他有母親；你要思親，他也要思親，但是我的母親，決不同你的母親；或他的母親，各人母親生平言之不同，當有其面，何能以『母親』、『思親』籠統而言，況且過去已有幾位時賢曾經寫過這樣的題材，假如我再沿用這個名目，豈不是抄襲他們的陳名？」

思之思之，日夜思之，忽一日，老舍國文委會講演，本部同事石凌鶴因代友人抄錄壽文，請其題寫『母教之光』，便承舒舍予先生以左列題詞見贈：

「寂寂春風五洲浴血萬千劫

茫茫恩海一日思親十二時」

突觸動我書中所謂：「……慈心愛子之恩情，竟死而未已，雖寰球瀛海，實不足以罄其深……」之心懷，始定名為『恩海』，此雖無王荊公以一『綠』字耗思許久之歲月，但此書名，確亦費了我好幾日之思索。

蜀漢時，諸葛亮輔後主的江山，曾於出師表上說：「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話，

我覺得先師自十七歲來歸，君乾儘公役，其畢生對於胡氏家門之艱辛操持，苦節維護，實「死而後已」，不信，茲以彌留時「倚囑邱珍孫媳務要妥存祖業契約，不要再被奸人詐騙逼竊以去，一掃而光，一地無立錫之窠入」，以及諄囑家人「勿遽以噩耗宣諭，雖待『五七』或『百期』過後，纔寫信通知，並阻止回家奔喪……」像這些深情，豈止「死而後已」。

不過這個書名是否誇大非倫，此須俟讀者詳覽後，纔能作批判，然我自信書中之「字一句」都是我先母之淚同巨源兄之血累積砌成的。以現處抗戰首都的我，而寫這有關於過去與現在四川本省的事蹟，故不能不鄭重將事，現身說法而完全說「老實話」。因此，有許多處關於當時人物之既成事實，及過去已發表之文獻，文語雜用，方言並存，實事實寫，以存其真，免失蜀山真面目，所以體例文字之工拙，遠未計及，此點須請讀者鑒諒。

走筆至此，本應收結，不料昨夜閱及郭沫若先生新近編著之「孔雀胆」劇本，見其

第四幕中『通濟橋』前：（元末順帝至正二十三年——西紀一三六二年——雲南行省中慶府今之昆明）大理總管段功後參政車力特穆爾刺害之情狀，不覺又使我想到先兄巨源於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六月八日，在四川屏山縣屬宋家村附近『涼風坳』，逢次發張富安旅長戕害時之剝那，而使我不能不就此再贅述以下的一段：劇中阿蒙公主之歌詞

好個摩訶羅嗟段總管，
嗚噫，嗚噫，
光輝普照錦浪十八川，
嗚噫，嗚噫，
生擒紅巾明二回雲南，
嗚噫，嗚噫，
南家蠻子不敢再造反，
嗚噫，嗚噫，
此何異『六八血案』後，
盧斗南先生哀弔臣源之『人心險毒乃如此，川局糾紛將奈何！』
及毛伯衡書記官祭巨源文中之『……授兵權以工兵營長，辦夷務於馬邊右營之蠻荒，深入不毛之地，卒使投成不反，至今食其德者，莫不歎頌而馨香……』可謂先後同感。所以今後我甚希望巨源之三孤，能學習段功之子女，發憤工讀，自立自強，並盼從前第十八師之部屬，能有效法大理員外楊淵海之爲段功處置車力特穆爾，則此書之刊行，不但『傳之百世足觀覽』，成爲永久紀念我先母的『恩海』，而且是剖白我巨源兄的『奇冤』。

集丁。

此書承郭沫若先生於百忙中閱覽一通，賜詩四首，哀死慰生，言簡意賅，用以代序，一目了然，又承夏衍先生「書後」，及兆雲立先諸至友之代我送審，特弁言如上，附此致謝。

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仁宇於重慶

題
海
集
存
言

不

恩海

胡仁宇

胡仁宇

一

張船山有如左一首

一溪雲西岸古嘉州

江水潺湲繞郭流

綠影一推飄不去

推於三面看鳥危

這詩中有畫的題壁

至今讀得孫西川樂山縣城東之詩

但竟能將山川大勢描寫得很逼真

恩海集

「古嘉州」即今之樂山城，出此縣城的「西門」沿繞郭流之江水——銅河，（大渡河）溯江右岸直出，計程約計三十里，到「磨壩」橫渡「雅河」；即俗所謂「走過蜀南麓，難過草鞋渡」，「草鞋渡」又不多，阻滯五里路，山之「草鞋渡」。經過「羅李壩」，以達「水口場」，再西行至「尖碑橋」，即可望見迎面江岸有一片森柏參天，四圍磚牆，其中「萬年台」脊頂聳入雲霄之雄偉祠宇——宋氏宗祠——屹立眼前，附祠一帶，家屋毗連，人烟稠集，衡宇相對，形成聚族而居之一大村落。地名「龍窩子」者，此即民國紀元前四十二年（西紀一八七〇）夏歷十一月一日先母宋太夫人生長之故鄉也。

先外祖父富公，清庠生，薄名利，畢生以樹人爲業，每年在家左書房開一專館，室之正壁高懸硃拓石刻「大成至聖孔子先師像」一幀，親友子弟年約十餘人咸讀其中，絃誦之聲，達于戶外，循循善誘，稱于一鄉。

先母爲先外祖母謝老太太人之長女，年三歲時，值親戚家婚禮，隨外祖母乘木船赴「水口場」，江次失吉，外祖母因茲減頂，先母及先清舅雖遭厄之厄，而幸過難。

齡失恃，姊弟無依，終爲繼外祖母傅老太夫人視如已出而撫養成人。

繼外祖母亦慈祥好善，生子二：曰光昭，曰光品，女二人：一適羅，一適譚，俱均稟其家教，溫厚有禮，先母聰明勤儉，性尤醇粹，最得父母之鍾愛，先曾祖紹淑公（母氏宋）聞先母賢，遂代先君乾儒公訂聘，年十七而來歸。

二

吾先世原籍湖北孝廉，自鼻祖胡夢公偕更名弟黎儒公二人遷移入川，卜居嘉定對河（銅江）「下漆口」，「金燈山」麓後——即現在宗祠之背山——子孫繁衍，遂分節散居于「青灰江」之兩岸，及「銅河」「羅漢場」之胡村。（距縣城四十華里）世以耕讀爲業焉。

至先祖父懷安公時，由農兼商，經營「太平寺」之「炭巢子」（煤礦），及「牛華溪」之「麻火」（鹽井），故終年肩負「搭鏈」，內盛籌銀，訂往，雨具等物，隨

時冰雨飄風，披星戴月奔馳於兩地，但「蘇湖」宅中之「喂蠶子」與「掛蟲子」，每屆夏二季，一仍舊貫。

樂山爲特產「白臘」及「大綱」之區，當地人民每年除從事于農田耕種外，大多製人家之副業，即是養蠶與掛臘——「喂蠶子」「掛蟲子」。但此二件工作，均含有爭取時間之關係，故工作之際，特別繁忙，例如：

「喂蠶子」見蠶因蠶下紙，「頭眠」，「二眠」，「三眠」，以此類推，此三段時間，蠶不分晝夜，須與蠶以食料，採摘桑拓樹之葉喂之，秉燭照拂，不能遲忽，如遇風雨之夜，蠶身被衣而起，人廢寢爲蠶子蓋布被，以防其爲冷，侵襲凍僵，並用一貓侍衛其側，以警戒鼠子之傷害。

至於「掛蟲子」，每年由建昌（今西康所屬）肩挑客「販販子」之手購辦後，防天熱蟲變成空包，即要以極短之時間，臨時雇請婦孺男子傭工多人，集體工作，趕包掛蟲，大有如中藥店「稱準另包」，每包用桐樹葉蔭蟲子裝在內，包好後外繫一團，趕掛

于白臘樹枝上，此時節之「虫子上樹」，歷時月餘，凡掛有虫子包之樹枝，由「蠟之臘」生發育，全樹即變成銀白色之臘枝，成熟後，用鉤月形之「臘刀」將臘枝砍下，此時謂之「白臘下樹」，又恐驟雨霖霖，雨要及時趕將臘枝收拭回家，再經清水泡養，爐鍋鏝鍊成汁後，即分別用盆具盛起，冷後取出，即成每年運行出口之「白臘」。

因此，我家每年甫過養蠟期，而掛虫子之時間又臨，白臘成品不久，而秋收「晒谷子」之「活路」，又到頭上，所以一年四季，在重陽節以前，家中之「重作」，最爲繁忙，故我童年時，常聞先母自嘆云：「我之一生，即葬送於廚房灶下」。

我家之老廚房，本不甚寬敞，中間除去「大灶」（上安鉄鍋三口）所佔之面積外，尙裝設有如太平池般可容十餘挑水之「雅石缺」其餘則是盛碗木櫥及切菜案子等安插之所，故灶前灶後之通行地則有跟，先祖父治家嚴約，平時廚房內之操作，凡未超過五樟人以上之飯菜，不難加添女傭幫忙，僅由先祖母及先母二人担任，但先祖母要隨時外出應付「長年」「月壽」「天涯」「們」等（註）臨時索取什物之事，在廚房外面之時間居多，故

大部份工作，實際上仍是先母一人獨任，但每到吃飯時間，傭工們蜂擁而至，而廳座方桌上之碗筷盤碟，鹹菜酒桶，熱菜熱湯，早已井然齊備，飯菜俱全，即每餐之四條座櫈，亦照舊找整齊而環圍各櫈矣。

有時廚房之屋子，每逢天氣悶熱，將雨未雨，空氣沉重之際，柴煙即自然濃佈全房之空間，大有如現代戰場上之瓦斯烟幕景况，使人雙眼緊閉，而只有流淚，待霧散烟消，稍能張開眼睛之時，滌沱大雨，由舊樓之烟孔漏下，同時隨廚房外面西北角高牆中之雨水，亦竟以此爲壑，頃刻浸成泥淖，際此時間，假如早午晚三餐茶飯操作未完成，先母即須泥滯其中，不致入室更浴休憩，因廚下烹調之食物，不能須臾息手，致有誤傭工們吃飯時桌上陳設之一切。

先母以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辛卯（一八九一）九月二十四日生，源一行三長兄早逝，中間生五姊玉真，以迄民國前五年丁未（一九〇七）三月二十九日生震九，共計兄弟八人，男七女一，居天福居五，而成年僅三，嘗聞先母言：六兄坤煌，年甫半齡，適

值廚房工作最繁忙之際，有一日「過午」後，曾入室喂乳一次，隨即仍放牀次而出，當時四兄尚酣睡其床之彼端，後四兄醒哭，由巨源入室代領抱出後，不意床架上重疊之被褥落下，待先母「一夜」操作完結，心尚竊喜六兒今日如此酣睡，大幸日未聞其哭聲，殊入室啓視，見雙襁棉襖重壓頭部，滿面鼻涕，早已氣絕多時，以此可見先母灶下之忙，視今之現代母親，哺乳襁褓孩子之責，悉付諸奶媽女傭，對嬰兒之溫飽不聞不問，漠不關心竟憑女傭擺弄，因而致死者，固自有別也。

假使先母晚生於二十世紀之近代，社會制度改良，（不係以三從四德及三K；教會，廚房，育嬰爲限）男女一律平等，得有個發展天才本體之機會，以其賦性之果毅明敏，及吃苦耐劳之精神，兼受現代之新教育，以之担任現代婦女在社會上所任之勞作，相信其能力之表現，當不亞於現代人，決非些小之家事所能隱其身，漢陳平割肉食甚均，後尚爲宰輔，清鮑超入湘營初充「餉頭軍」；（炊事兵）亦曾積功封候，如先母當初生爲外祖父之長男，經文富公之躬親教育，其成年後表現於過去社會上之舉功，當亦大有

可觀，我恐後來決不能開及先母常自嘆嘆：「可恨娘生爲女命，一生隱藏於廚房中不能出頭」，醞藏未展抑鬱於心而發之牢騷。

註一：「活路」即工作之意等于北平所謂之「做活」，家鄉習慣，每年秋收，在佃戶家收回之租金，大半不乾，必須再經一度烈日曝曬，鑒其乾定，乃能入倉存儲，庶免霉壞。

註二：工作凡日期以年計者，謂之「長年」，以月計者，謂之「月活」，臨時僱請之短工，則之「子活」。

二二二

先君乾儒公習舉業，宗程朱之學，爲人好學不倦，故甚沉默甯靜，日居書房中，先祖父每由外歸，經過「學堂」，「書房」，瞥見之時，輒戒之曰：「爾一天到晚，蹲坐此房中，不出去走動走動，爾真是頭戴頂子之斯文先生，其實外面之山林樹木，墳塋田地，

亦應不時抽身出外，獨一出去，外間伐樹之人見了，總要畏縮而逃，即我家之「長年」月活」們之工作，見爾出去亦不敢久坐樹蔭下，口含着「經灰爐」之空斗葉子，「停」工蘭畔，引頸等待「喫吃飯」。

先君別無嗜好，惟對於培植森林，頗感興趣，每年新春清明赴「月祭岩」拜掃會祖，父總親公之墓時，（按懷安祖之墓後亦葬此）必在墓地之柏樹林中，選拔若干柏樹秧苗栽歸，栽植於屏宅之南園，及屋後之山坡「官斗石」青木林中，迄今我家左側尚有蒼綠蒼青之柏樹樹照臨屋角，面懷懷恩，尤令人悲歎手樹之天不永年也。

先祖父爲人正直，言符信果，嚴肅有威，曾任中華鹽場商董，（即今之評議公所所長）辭判曲直，親仇不分，法所當加，雖親貴不宥，事有所枉，雖疏賤必伸，欽面無私，人服其平，故當時鄉諺有：「趙二老爺腳跡所到之地，氣象儼如秋露之肅，喧嘩場所，倏變禪堂」之語，對外如此，對內還規不肅可知，故先母每值祖父在家時期，對兄弟等之啼哭，特別關懷，深恐其聞「某某孫兒爲何又在哭？」之責問聲。

先祖母陳老太夫人生子女六人，先君居長，乾榮叔居季，姑四：一適彭，一適張，一適王，一適劉，在四姑未出閣，乾榮叔尙未成年完娶趙么嬈時，先母除於兄弟數人穿替之衣物，自任縫紉外，每年姑叔等之鞋襪帽子，尙須代先祖母分勞，故燈下「上鞋底」，「做襪子」，之針綫工作，輒至夜分，因此之故，先母年逾三十後，左目即發生「翳霧」，目力日減，眼病於此伏根，隨時身間攜帶一幅拭淚之綾綢手巾。

先君以丙午（一九〇六年）十月丁先祖父憂，驟遭大故，哀毀逾恆，以一文人突負兩廠「鹽煤」商業，既非所長，商場中之往來，不免感覺應付困難，有一次繼鵬節關，經濟周轉失靈，竟有一人索銀十秤（五百兩）不得，而挽逼先父至銅河濱去「跳水」者。

先母觀此情狀，遂建議祖母結束兩地（太平寺——牛華溪）商務，以免再受賠累，商業失敗，豪勢漸侵，先君憂憤成疾，不幸竟於民紀前三年己酉（一九〇九）夏間卒，時坤泉（巨源）年僅十九，坤瀛（寰九）甫滿二齡，先母遭此大故，痛不欲生，椎胸泣

血，幾以身殉。自此以後，先母即崇奉觀音王佛，每逢朔望日，持齋茹素，默念聖號，常爲兒輩禱祝。

四

先母性至孝，外祖父年七十後，仍照常執教，每逢閒暇或場期，必攜食物——點心雞蛋等——赴「龍窩子」省視，天倫晤敘，常使外祖父在書房中高椅子上取下眼鏡（老光大框鏡）掩書而嘆曰：「可惜胡大姑娘不是我之長子，不飽長留在家替我担一肩！」

有一次，我在外祖家同小學生數人嬉戲，黃昏時，因同其抬木梯去取朝門正中「火燄匾」背面之雀蛋，登梯未半，被人擠下，腰部跌傷，是夜疼痛萬分，體溫突然增高，先母以此憂泣徹夜，外祖等，亦急施「黃楊子」中藥臨時之敷療，並星夜派人赴「蘇稽場」接請跌打損傷之外科醫生前來診視，因此多留十餘日，待傷痊後，始回「胡村」。

又一次，光清舅率領學堂中年齡與我相若之小學生三人，偕我赴「安谷場」觀十月

初一日之「牯牛會」，等於耕牛比賽。四轉時，在「順河場」上船，天色卽已入暮，待我輩乘坐之本船行將流到宋祠堂河岸之際，忽見碼頭岸上佇立一黑影，隨即聞先母語聲：「你們去看會，應該看畢及早渡河，爲何如此夜深纔歸？」

民國四五年間，先外祖父母先後一年辭塵，諸舅姨等隨復相繼病歿，曙後星孤，先母遂不免時與滄桑之感！

五

民國二年冬（一九一三），先母以鄉先達黃詠裳之三女爲巨源兄結褵，六年二月玉真姊適唐，此時寰九雖尙髫齡，但亦早已訂婚於陳也。

甲寅春（一九一四）我啓蒙於梁人傑，字浩然清庠生先君同榜（先生館中，先母督責至嚴，未嘗以季子而有所溺愛，每日天未明卽催促披衣起床，整理書包，待東方甫白，卽令上學，並當於夜間講述古聖先賢之故事；如孟母之三遷斷機，關夫子岳武穆之精

忠報國，以及先君品德文章及外祖父教授門人「看」「讀」「寫」「作」之方法等，常謂：「你二哥，指巨源，當年讀書時，確獲有你父親及外祖父之口授真傳，同老爺（祖父）「一巴掌」（耳光）五指紅映面頰之庭教，可惜你生晚了，無緣受過去之嚴格教育……你之生性，繼你父親，要你二哥纔像我……總之要緊記在心；你兩歲死父親，爲娘撫養爾等很辛苦，你貪玩耍，去哄先生，將來成一愚魯漢，枉在世間上爲人。」

間或逢場期，如梁先生赴羅漢場街上去，館事交由年長之大同學代理時，校中秩序即可不持「簽牌」而能進毛房，並可自由出入學校之大門，有時竟尙可以集併書檯搭成「戲台」，至堂合演一齣：「張飛殺岳飛殺得滿天飛」，而奔往校外田野之間啼哭。

所以際此時會，先母必挾持「扯綿子」之竹竿，走來「梁廟子」（梁宗祠）附近探視，以防我與同學口角鬪毆；或到「探槐寺」堰溝邊去玩水，嘗曰：『從前你二哥在「橋窩頭」洗冷水澡，經娘責罰一次，他就永不再去，你看他是如何之有血性而聽聽教訓。』

民國七年戊午春（一九一八）我離別慈膝赴嘉定城就讀於帥平均先生館中，館址即設白塔街統捐局王叔槐局長處，適巨源兄由渝假歸省視重堂，爲駐軍第八師長陳洪範（福五）延攬留，隨後即授以步兵第三十團長之職，不能轉渝，黃修潔嫂因茲西上，寓富新當郭曼軍之「郭家花園」，（註一）巨源兄以先母在鄉辛勞，迎養來城，但先母以祖母年高，偶一進城，身雖在城，心實在鄉，住不旬日，遂又返里，嘗謂：「祖母尚健在，吾何敢稱老，爾等要娘離開老家，須待祖母百年歸世以後，三樹高千丈，葉落歸根，三貧三富不到老，十年興敗許多人，盛時當作衰時想，上場當念下場時，凡事須要留餘地，談話切勿說盡頭，勢不懣恃，享不宜過，爾現刻在外作之事，是兵凶戰危，等於血盆中撈飯吃，危險性很大，須防日後稍有風吹草動，不使旁人看宵神。」故每由城返鄉，執祖母定省禮甚勤，仍照常「喂猪」「煮飯」「扯綿子」，（註二）從未以子顯而誇眩家人或隣里，頤指氣使而不勞動也。

八年秋，黃氏嫂病歿於郭寓，先母曾誡巨源曰：「從前黃氏這門親事是你父親與

爾主持，今後你續娶，娘已不能代爾擇訂，可由你自主，但須注意有根底家教者，時代雖異，婦德不可不講，爾其慎之。」時巨源駐防隴爲，次年（民九，一九二〇）以李西瀾之介紹，於三月與李培清女士結婚，生子三：曰師珍，（民十辛酉——一九二一）曰師琦（民十一壬戌——一九二二）曰師麟，（民十三甲子——一九二四）現均以次成年焉。

註一：「郭家花園」在嘉定城中「高標山」麓「鉄門坎」附近，記得戴季陶院長昔年合 國父命回川鼓吹革命經過樂山時，曾在園之「八角亭」倚欄與先兄巨源及夏之時謝堃哉郭岷等合影；並贈有南京「雨花石」二十餘粒。

註二：「扯綿子」——係將已抽取蠶絲之繭巴，再經人工擇選尙附有細絲者，泡煮成綿窩，經手撕開張掛於竹竿之尖端，形如聖誕老人之白尖帽，左臂挾持支撐竹竿，右手用拇食兩指細細切磋，下懸一子旋轉，扯成如棉紗綫條，遂成縲「綿綢」之經緯線，此爲家鄉農村中婦女手工業之一，等於現代城市婦女之編結毛絨線以消閑。

六

民國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九月十二日爲先祖母陳老太夫人八旬晉一壽辰，劉文輝，陳洪範，王陵基，杜明澤，王靖宇，冷燦東，謝勉，蔣福康，范華廳，冷寅南，辜勉，唐英，徐廷秀，胡澤膏，尹堯武，段榮琮，王銘章，馮立真，彭煥廷，陳鴻基，楊天信，馬驥，李琰，周劍培，胡家政等多人，特發起稱觴祝嘏，以慶遐齡，並在樂山城「萬壽宮」及羅漢場「探槐寺」先後音樽，羣賢畢集，頗極一時之盛，當祝嘏時，祖母曾向先母曰：「今日巨源孫對我如此豐厚，將來你滿八十之辰，恭喜你比我更風光。」先母默頷之而已。

民國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冬間，先祖母患病臥床，先母待奉湯藥，竟廢寢忘餐者多日，及見病篤，特電促巨源由洪雅防次歸，巨源於全月十二日晚間趕到，殊祖母於此刻先一時溘逝，遺體猶溫，未得一言，巨源卽長跪號泣曰：

「祖母！孫罪重矣！頻年因軍事倥傯，時離家園，定省既缺，溫席又虧，祖母！你今與世長辭，何不先期語孫，祖母！祖母！爲何不待孫與俱？」

按「待孫與俱」之語，有如一八〇五元旦歌德與席勒賀年信中的「最後的一年」，無意間竟成次年八月一門雙喪，祖孫同時出殯之讖語；（按：祖喪葬順河場古佛寺之山中，巨源喪葬嘉定凌雲山後「尖山子」之麓）十餘年來，先母常以此事追責巨源當日不應該說此「短命話」。

赤日炎炎似火燒，野田禾稻半枯焦，行人路上如湯煮，汗流遍體扇急搖，此數語之竄意，不啻又是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六月初八日巨源（官篆執中）以川軍第二軍第十八師長職在屏山縣屬「朱家村」附近「涼風洞」地方被張榮芳（註一）旅長部戕害時惡劣天候之素描。凶耗傳至家宅，異如晴空霹靂，先母以祖柩在堂，尙待窆窆，不幸又加乎喪，一朝雙棺，哀泣震天（註二），人生慘痛，曷克逾此，先母既深痛巨源之死，又傷家事中落，隱痛積哀，抑鬱於心，雙目從此失明，行路需人牽引，是年冬喪九遂與陳佛

惡草率結婚焉。

先母以祖母喪制終滿，感覺精力日衰，又彙痛子失明，自忖不能總管家務，乃與么孀趙氏協議析居，因乾榮叔於民國七年（一九一八）患神經病，在馬邊至犍爲道上失蹤，迄今生死不明，先母時感胡門丁單，幸任叢坤海坤祥坤杰已次第成年，正可令其歷練家事，藉知稼穡之艱難，俾以繼承叔嗣，此獨菩薩心腸，誠有足多稱者。

註一：張榮芳字富安，犍爲人，原係巨源之蘭交，嘗「六八血案」未發生前，巨源師部駐犍爲縣屬「清水溪」之「九井坊」，陳洪範之軍部則駐屏山縣屬之「宋家村」，相距約三十華里，六月七日軍部通知開軍官會議時，張曾由宋家村出發恭迎巨源於九井坊途中，是日會議完畢，張以天氣酷熱，挽留巨源夜宿於其旅部，（在宋家村附近）尙作一夕之素心談，翌晨（六、八）進早餐後，張始乘肩輿（轎子）躬送啓程，胡前張後，兩輿接踵魚貫而行，殊行不遠，巨源之轎子甫上「涼風塆」傾斜坡之頂，張旅之陳殿民營長，突由破茅店石磨房中走出，僞向巨源舉手致敬曰：

「今日天氣很熱，請師座下轎在此喝杯茶，休息一刻再走，可乎？」巨源答曰：「可」，不意前肩輿夫剛停步放下，巨源右手甫觸轎中銅扶柱圓珠，昂首欲出之際，陳營急乎口令：「胡師長通過，你們還不敬禮？」暗伏於茅店兩側之列兵，遂蜂擁般上前將巨源之左右手握捉，巨源臨危語：「陳營長！爾等何得如此……」尚未說完，陳營懸腰之手槍，早已向其頭部印堂間射中三彈，早餐吃之火腿綠豆湯血嘔吐身旁，其時巨源之侍衛僅八人，朱永清，宋廷臣，二烈士，見變起倉猝，且係張旅親轄之營，竟胆敢有此犯上暴行，當以手槍向張旅射擊，殊張之轎子距離約二十餘步，尚在坡腰，兩槍之彈，僅中其轎頂而擊斃其一弁兵，因張旅甫聞巨源被害之首一槍聲時，本預知情況，早已急由轎中躍出，伏地隱蔽，得苟免於死。張見朱宋已被亂槍殉難，其餘數人均予解除武裝後，張始徐徐而上轎頂，並伴至巨源遺體前號泣曰：「巨源師長啊！我如何對得住你啊！昨天是我躬迎你來，今天我又送你同行，陳營長你今日惹下這場滔天大禍使我有了跳下黃河洗不清之嫌疑，你快拿手槍來將我

打死，以便我好同胡師長一賭去罷？」

報告旅長——陳立正向陳說：「今天這樁禍事，是部下私人仇恨胡師長而發生的自由行動，並未受任何人之指使；或軍長及旅長的命令，漢子做事漢子担，以後上方如有什麼問罪責罰之處！有部下——背承當，完全與旅長無干係，你何必在此哭泣呢！」一時之雄的陳營語畢，即率領所部隨張轉回宋家村，未及一月，持「鵝毛扇」之主謀軍師曹驥參謀長突神經失常，自殺清水溪河而亡。秋後聯軍西上，幫辦四川軍務善後事宜行署移嘉，劉幫辦文輝（即今西康省主席）到達嘉城，在烏尤寺軍官會議席上，某代表轉致陳洪範軍長，請其明白宣布胡巨源被害之經過，而陳竟無詞以對，祇好向牛華溪魏府某父老曰：「貴同鄉胡巨源之死，如係出諸我的口令，天厭之，天厭之！」竟不而別嘉城父老，繞道回籍歸隱。是年十一月八日陳駿民即被幫辦署蔣東海團長槍斃於屏山縣屬之「蠻夷司」。張榮芳旅長隨亦解除武裝，官還原職。（按張原八師軍餉統籌處長本非正式軍官出身）後曾改任國民革命軍第二十

一、四兩軍財務統籌處長及國民政府四川財政特派員等職。民國二十五年四月患「狀頭瘡」死於北平油房胡同寓次，其瘡患之怪異，曾使北平城中外各大名醫——蕭龍友施今墨孔伯華哈銳川等均束手無方，並經旅平同鄉劉翌叔張致和等代託胡適博士邀請德國醫院及協和醫院兩院之外籍名醫多人，共同研究張之病狀，作聚精會神之療治，結果仍未見效，故張死後，有幾位十八師之舊部軍官，當時正供職於冀察政務委員會，聞及劉翌叔張致和周建候夫人等之口頭報告後，曾於張靈柩啓運回籍之前三日，竟以『前川軍第十八師舊部軍官』名義發表了一篇『由十年前宋家村胡師長執中之奇冤，談到新近北平城張富安之瘡死』，文中大意首述胡被張「暗害」後之枉罪詭光不覺已逾十年。次即詳述張患瘡呻吟床榻月餘之經過情形，所謂「膿血橫流，全頸潰爛，毒菌攻心，痛不忍聞……當其在德國醫院住特等病室時，醫生爲之施療術，用美國新發明剛運到平之特種無線電手術器吸取爛皮囊裏之膿血，張怒醫生曰：『你們這樣，那是醫我的病，等於拿我受刑，我尚未死，你們就

「要拿我來做解剖嗎？」遂憤而辭醫出院回寓，改請中醫療治……奇方異藥，病室漸陳，神水仙符，口中嘗遍，其最後所服之「獨參湯」一劑，曾花費銀一百三十餘換——計合銀幣一百九十餘元，其不惜醫藥之資及無微不至之調護，可以概見，宜乎沉疴頓起，再獲殘年，無如挾路冤逢，孽債難償，竟於本月五日連呼：「胡巨源來了！胡巨源來了！」狂叫數聲而氣絕，家財萬貫，異地招魂，冤債窮償，亦云奇哉！在未死前之六日，適係張四十五歲之生辰，家人照四川習慣，集合子女傭僕多人羣入其臥室拜壽，欲爲之冲喜消災，張見而嘆曰：「現在我都是行將就木的人，還有什麼子壽嘍！我見不得你們這些鬧嚷，出去！出去！……人之將死，其言也哀，此與王柱兒臨死時之「懺悔辭」真是無獨有偶之「心獄語」……同人等頃聞張瘡死如上所述之經過，不覺悲從中來而口占一首：

悲公無端被奸害，冤沉海底瞬十年，

主兇早已來冥域，三曹對簿孽障從嚴。

久懸冤債張自償，累黍不差報循環，

寄語一般作惡者，孽由自造命難全。」

其末尾並簽署……某某等公述之字樣云。

註二：六八血案發生後，楊天信旅長及馬驥團長等，即率所部渡清水溪河而回防嘉定，特於六月十五日爲全師官兵公祭巨源之日，因祖喪在堂，巨源之靈柩係停於蘇湖本宅後面之書房內，楊馬等整隊向靈前致敬軍樂奏哀後，即轉向大壩中整列之官兵發喪哀痛之演說，茲摘錄首段如次：

「今天我們由嘉城不遠四十里地而來，得見師長遺容，這是我的心裏很慶幸的，同時又是我心裏二十四萬分之悲痛，遠者不必講，如師長學術科之湛深，待人處事之謙誠，實心實行，不尚權術，艱苦居人之先，權利處人之後的偉大人格，同平時教訓我們「口勤」「心勤」「腳勤」之三要，與辦事之「五到」，隨時腳着草鞋走山勞動於炎天烈日之中孜孜不息的精神，以及戰時之有卓見，有深謀，有勇氣，有

胆略，有警戒，而使我可欽佩，可效法的一副冷靜腦筋，與夫謀定後動，每遇情況，決心處置之秘密迅速，着着佔敵人充制之機的一種種圭臬，我想諸位追隨師長多年者，都是很知道的，毋容我再贅述，現在我只拿最近幾月作戰的經過在此簡略談一談，以作我們今天公祭師長的哀悼辭……（全文甚長，恕不再錄，請參閱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在北平出版之「六八血」拙著文中）茲附錄楊天信馬嘯毛鈞等當日輓巨源之有一聯語於左，以鳴巨源之冤，

「敵軍難退主命難還嗟嗟一片愚忠令我書恆悲往事」，
「一生爲英雄死爲靈鬼快快三曹對案驚人顯報見奇冤」。

七

先母遭受民國廿四年「問雙喪」之慘痛以致失明後，仍舊居住羅漢場蘇湖本宅而未進城，及後由成都回粵（時略戒鹽菜校即川大文學院之前身），投筆從戎，而入川康邊政學

竣同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第三期特訓班畢業後，以參謀主任軍械處長等職，奔馳川康各地，代行旅長職務，督率川康邊防軍與甘孜「大白戰役」，「岷江之戰」……及後並能出川赴平，應劉伯量先生之約，廁身教育界，供職於國立北平大學四年者，尤以辭親離川時，死母所最之「男子志在四方，切勿以家鄉爲念，你父當年以「袁九」字號爾者，即希望你如水之遠流，幹就一番事業後再回頭來，實不希望爾裹足不出，縮頭躲在家裏」。

蘆溝橋事變發生，我離平南下，繞道滬甯而至漢口，適值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甫組織成立，荷郭沫若先生以秘書之職相邀，遂參加抗戰陣營，工作於武昌城之曇華林。

武漢西撤，隨部經長沙桂林輾轉遷移回川，計到達重慶時，已在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一月間也。先世聞遊子回川，曾迭促歸省，嗣因奉調南溫泉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一期受訓，竟稽遲至秋間，乃得成行假歸，母子見面，悲不自勝，三孤年已成丁，且長姪師珍業於民國二十七年冬（一九三八）與盧柳君女士結婚，但江河日下之家事，仍感狂瀾莫挽，家財透漏，危及祖基，先母深感家難之嚴重，外侮之蹂躪，暮化摧

殘，將滅血嗣，窺察奸心之險毒，實不亞敵寇之於東北，急曰：「銅盆破了斤兩在，家豈雖衰根骨存，家政曰非，禮法不可不飭。」後經長姪師珍夫婦之泣請並書面懇求：「按此原件後曾繳川康綏靖主任公署轉呈軍事委員會軍法執行總監部粘卷存案」致有八月三日代先兄巨源整理家事激於義憤之舉，事畢復於八月底轉豫回鄉銷假工作，並將處置經過呈報陳辭修部長轉呈 委員長蔣去訖。

茲節錄先母關於此事致縣中及各方親友之書面談話中之文數則，以明其十餘年來痛子保家之心境。

「……在本年八月三日，我嘉定拱宸門胡宅，錢米一無所有，形同水洗……以視宋承庠（註）之家，自經亡兒巨源遇害後，不數年突有田地四百畝，現銀幣數萬餘元，窮光蛋作暴發戶竟已在樂山縣入籍成一「睡不出（着）的資本家」，故今鄉諺有「宋蜡壳兒」之成資本家，完全是發胡巨源的財」，誠今人不勝悲憤也。

「誰無父母，誰無妻子，誰無朋友，誰無部屬，隣茲國難嚴重，二期抗戰異常

吃緊，舉國將士正在前方與敵浴血拚命爲國家民族爭生存之秋，萬一不幸犧牲將士中有如亡兒巨源歿後之遭遇，家聲玷辱，歿存蒙羞，試問國家民族尚有復興之望乎？

「我亡兒巨源生平對於忠孝兩字異常講究，萬不意自辛亥革命，以一陸軍軍官速成學校畢業之優材生，年三十五歲，位儘師長，竟賣志以歿，不克參加此次之國戰，作壯烈光榮之犧牲，爲國家以盡其忠，爲民族以盡其孝，反使當年曾在其部充任排長之王銘章師長，成功成仁，受舉國之崇敬榮哀，而專美於後。」

「我亡兒巨源已矣，既不能爲國出力，但我本其至誠，籲懇政府及一般親友主持公道，立飭該軍需宋承庥將前後經手之銀錢存款，悉數退出，作我祖孫之瞻養教育費，我並願以一部份樂捐紓難，貢獻國家，盡有錢出錢之義，以慰其在天之靈……」

註：宋承庥，名立祥，隸爲縣屬「百林子」地痞宋星武之子，幼年曾在太平寺王老

太師府上丁俞介齋先生館中讀書，得結識巨源而訂金蘭之交。民國初年，巨源供職川軍第一師周吉珊部駐防重慶白市驛時，宋即由其家鄉負一「罄椎兒包袱」，投奔巨源幕下，自後即由巨源一手提拔，從錄事、司書，書讀，軍需，以至隨部軍需處長者，至其冒充先母舅姪兒自詡爲「宋表叔」一事，文中亦曾嚴斥及之。

八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四日三月，我由部調中電廠入事組長，繼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第十區黨部總幹事職務。至八月下旬忽接母病垂危電召，遂於八月杪由渝請准假歸四星期，乘輪西上省親。殊九月六日甫達樂山縣城，在嘉州公園左側之「聚興茶社」突遇奸人宋承庠賄使暴徒將余劫持，隨身財物，洗劫一空，桂華寺幽禁三日，陷害奸謀敗露，全城輿論鼎沸，乃弄假成真起解，先母聞訊，由鄉來城，寧視不得入窆，心如焚，家人告以起解五均不置信，意料恐已遭奸害，隱蔽欺之而不以實情告也。

十月中旬，先母竟率媳陳佛慈偕孫女舜英及孫媳盧柳君、孫女泰筠等由樂山乘汽車赴成都，初到川康綏靖主任公署候案至時，默不言，僅用雙手探摸我之頸部兩頰、臂膀，蓋審察我之身體是否受傷及體癰肌膚之肥瘦，十月二十三、四、五、日，即在成都新新聞第四版，以胡宋妙真名義發表駁斥奸人竊名刊登感頌……「執法如山？」啓事之聲明一則：（原文錄夾）

「世間萬惡縱有詞可以文飾，惟既成事實，則不可磨滅，此次樂山縣長張右龍等非法拘解八兒胡○○之詳情，自有全樂山城父老之論評，其是否「執法如山」？抑係枉法受賄，陽假遞解之名，陰謀在途「黑辦」，（暗害）是實，當有其在夾江縣府掉換呈遞川康綏靖主任公署之長解文：此事實有何本初縣長爲證，及沿途發我之身著蔴軍服，芝蔴布制服，或偽裝老百姓等腰藏手槍企圖狙擊剷劫之匪徒表演之種種情況爲證；並已爲各縣遞送之武裝同志——吳楷，李樹倫兩司務長所目視，及建南師管區政治部陳士航主任，眉州王錫圭專員，彭山唐肇猷團長等，可爲活口的

證明人：現除依法呈訴川康綏靖主任公署派員赴樂澈查，藉懲奸貪，以期水落石出，剖白冤曲……（餘則縷述奸人欺凌構陷之積惡，文長逾千，茲不全錄）。

我家冤案在成都督院街「祈水廟」川康綏靖主任公署軍法處，開庭審訊之日，先母亦曾親臨，後以曹希仲處長，見其年高失明，即勸其不必上庭，並謂：此件案情，各方人士已深悉其詳，實勞不着老太太再上堂申述，力勸其專車而出焉。

九

先母留蓉月餘，客居西御街馬靜嫻府中，但不數日，必至綏靖公署看望我一次，並訓慰曰：

「打官司如爐鍊丹，要有耐性，不可着急，爾現居此，須寬心以保重身體爲第一，外面之事，用不着你焦心，……娘此次來省，已請有你巨源哥之老同學范個生鄒長專爲此事來蓉，代娘呼籲，想此公治長之冤獄，不久當可解決，現在樂山縣

城鄉耆紳親友家族謝最哉胡乾富等多人聯名具呈綏署力保外，重慶方面郭沫若先生等亦早有電來省，最近西康劉自乾主席詣蓉，又已致函鄧主任（晉康）證明，此間久歲元王子明先生自接王方舟總指揮由前方來電後，亦曾與潘主任（仲三）面談過，而叙府冷專員（寅東）亦迭有函電致綏署，好人雖恃其金錢之力，百計謀爾，娘想已撥雲霧而見青天，全樂山城無人不曉之事實，總難逃川康最高當局之明鑒也。

惟此次之事，勞擾各方親友頗多，縣鄉同省垣等地，激於義憤，懷抱不平，替爾出錢出力者有之，勞神奔走者有之，寶豐吳經理（仲謙）及桂花巷杜二老師（履中）代找律師做呈文，昨前晚上連夜空襲警報，馬旅長太太，及羅師長太太，竟將自己之包車讓我一人坐，而她們自己隨衆大步行奔跑出城，真使我心中感覺不安，爾將來出去，對上述各親友，須分別道勞致謝爲要……。

現在使娘所不解者，就是你巨源哥從前爲什麼要交識——張富安，與「蠟堯兒

，張臺素賣衣裘，不惜「裝統子」，將巨源活生生的暗害死，而圖陞官。其次就是蠅壳兒（朱承勝）爲巨源常軍需，在慘案發生後，巨源之喪拾回家，十八師官兵到家公祭時，楊旅長等在靈堂前當娘面叫「蠅壳兒」速先取一部份府堂王王公館寄存之現銀幣到家辦理喪事。其餘之錢，留在以後再說。不料他一進城，見銀心黑，竟致弗予，幾經舌敝唇焦之催促，最後僅交廣東毫洋貳百元（按當時市面行使之洋係以川造大元雲南半元爲主，毫洋只能每百元搭二十元）以此區區小數，究竟夠買什麼，還是買香燭燃，抑買錢紙燒，喪事辦理完畢，他從未再交一文到家，自此以後，巨源歷年在外由他經手之一切銀錢存款，以爲死人無對證，欺我家中無人，默不結算，含糊了事，十多年來，他獨吞巨源一生之血汗，覺嫌不足，現尙妄想滅我胡門，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狼心不足趕太陽，竟不惜造成此次之冤獄，使我七十幾歲之老娘，現在尙趕到成都來，假如巨源當初不認識這兩個「爛心肺」，（壞東西）何至於發生這件冤案？以後爾出去在社會上交朋友，須要注意毋友不如己者，並

不可轉與入究誣謫語」

「至於坤祥，在爾出事後之第三日，亦被奸人賄使警丁裁誣以張方澄老表（註）家中事，臨時用錢賄劉嫗作原告，以「莫須有」之罪名，將他捉去拘禁於牢中，蓋以斷絕我命他爲你走動，你看奸人們用心毒不毒，娘離家來省之時，聞他正在牢中生病，現刻尙不知痊癒否？……」

總之，爾現一人居此，飲食起居要注意，千萬不要生病，或有些微傷風咳嗽，增加娘之心憂……」

音容宛在，言猶存耳也。

註：張方澄，名文清，羅漢場張品安姑丈之次子，人甚誠篤，爲嘉屬聯中生，曾畢業於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事政治學校，歷任排連長，營附，中少校團附等職，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夏間，隨四川保安十三團李承魁部由酉陽移防至綿陽，途次積勞病故，遺妾劉秀彬後因行爲不檢，於次年（一九四〇）六月間爲其嫡弟張成

名致死，品安姑丈因茲涉訟，庚死獄中，此亦可謂方澄歿後家庭之不幸，而當時地方保甲處置失當，未抱息事甯人之旨，致使推波助瀾者，小題大做，株連他人，不勝遺憾。今特爲方澄兩白數語於此。

十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九月一日，冤案結決，我恢復自由，立即稟告先母，略述稍俟摒擋，即歸省視。不意行將準備離蓉之際，又發現奸人企圖暗害之陰謀，先母聞及麗都華西壩附近「芭素墳」夾道上之隱情：（當時幸有阮延之先生同路，被其先覺，致鋤魔者未得近身）立即來示囑登報備案，以防不測，並謂：「家中老少均平安，阻止暫勿歸家」。

茲將先母「爲保全季子身家揭開前任樂山縣長張右龍財務出納宋承麻之黑幕緊要啓事」一則，已見載於民國三十年十月一二三日之成都新新聞，全文錄次：

「查去歲季子胡○○由陪都政治部假歸省親，於九月六日甫達樂山城，不意即遭奸人宋承麻（原係亡兄胡巨源師部之軍需）賄通前縣長張右○，非法將○○劫持，極圖陷害，因奸謀洩露，全縣輿論譁然，乃籍○○○○○○名義，捏詞臆控，將○○由樂徒步解蓉訊辦；（其在解途中時刻企圖戕害之情形，已略載二十九年十月廿三、四、五、日成都新新新聞第四版：「對樂山縣長張右龍承等重季顓之」執法如山？」的聲明）（文中）幸蒙少康綏靖主任鄧潘兩公，明鏡高懸，洞燭其奸，特派人員赴樂調查，水落石出，秉公判決，呈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核示轉飭軍政部審監遵照法定程序解決在案，並經○○當庭申明，自今以後，凡關○○及宋承麻之所行所爲，概不過問，殊案結多日，張右龍與宋承麻以奸謀未達目的，最近又並用鉅金派遣其去年曾在解途中進行狙擊暗害工作之歹人，四佈蓉垣，密謀伺機而動，日前華西壩附近表演企圖狙擊○○之情況，尤可證明其謀害我季子之毒心無所不用其極矣。查此案既經政府依法解決，○○身家之安全，應受法律之保障，除將張右

龍宋承麻致其監視○○之夕人陳某「投呈成」秘密跳格通信一件，已抄呈川康綏靖主任公署備案，嗣後無論何時何地○○生命如有遭遇暗害情事發生，應由張春龍宋承麻二人負完全責任。懽妙真年逾七旬，季子孤苦，形影相依，倘遭不測，老境何堪設想。為此分呈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川康綏靖主任公署，四川省政府，第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樂山縣政府備案，請求予以法律保障外，特登報端，敬祈 黨政軍各長官及鄉族親友鑒察焉。」

右列啟事披露報端後，隨即分別具文轉報各層奉備案。十月下旬曾奉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室侍仁信字第一七四七〇號，鈞奉如次：

「十月七日函呈暨附件閱悉。案據大白，恢復自由，衷懷當已舒暢矣，世路昔

人所嘆；成都環境若果如所云，自以遷地服務為宜，向後生活，還盼以時敘聞。

此復

仁宇同志

十月二十日 啓

此外尙奉有四川省五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柳維垣）等機關，准予備案之迴批等件，文長茲從略不錄

十一

民國三十一年一月十七日，我由成都乘中航飛機渝返部工作，半年以來，每接家書，均謂老人健康無恙，雖六月初間之一信，略提及老人生病，但末尾又述近就痊愈，不久可望康復等語，同時我亦自信，先母前年冬在成都晤面時之健康精神，很可以享外祖父七十九歲或我家祖母陳老太夫人八旬餘之高齡，孰料七月下旬接灼三兄由牛華溪來信謂

「……日前柳君姪媳來溪向覺生七哥談及契約訴訟擬請四族長屆時進城出庭證明事，得驚悉二叔母已於旬前逝世，希弟節哀……」

霹靂噩耗，幾震爆我之腦海，世乃有無父無母之人，傷心哉！

次日遂飛函坤祥弟詢問先母去世之日期及詳細情形，竟遲遲於八月十九日始得回

音

「……老人係於七月三日戌時辭塵，彌留時諄諄以「不要惹他」盼兄爲國努力，各奔前程，暫勿回家，並遺命家人要待「五七」「百期」過後，纔寫信通知……」

觀此遺言，尤令人彌懷慈心愛子之恩情，竟死而未已！雖環球滄海實不足以喻其深也。

故雖值此國難嚴重之際，祇以母氏劬勞，未能報答分毫，弗敢隱而不宣，因此於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六日在陪都：中央日報，掃蕩報，大公報，新蜀報，分別訃告，並囑師珍姪辭補訓處職務，先行返樂治喪，以完慎終之禮，擇期營葬於「官斗石」山麓，此地雖屬「綏山」（峨眉山）山脈遠求的老支幹，左右無羣山環拱，但兩旁却有四季長流

之清泉，潺潺繞流下山注入正面瀑洞之銅河。且此處遙與「捲耳樹」先君乾儒公之墓相望，雖不能如古人之「同穴共壙」，但距離甚近，目可望而聲可聞，並可俯瞰蘇湖家宅，想先母亦樂安斯土，而願以畢生未竟之苦節精誠，繼續冥蔭我「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之後世好孫。

茲將報讞計告全文附次：

「顯妣胡母宋太夫人，痛於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三日戌時（農曆五月二十日）壽終樂山銅河羅漢場蘇湖本宅，距生於遜清同治九年十一月一日午時，享年七十三歲，女玉真及媳孫等隨侍在側，親視含殮，停柩在堂，遵制成服，長男坤泉昔破軍旅，季男坤瀛現供職陪都，聞耗過遲，不及奔視臨終慈容，生未能養，病未能侍，子職多虧，畢生莫贖，萬不料先母前年冬由樂赴蓉，在川康綏靖主任公署之晤言，至今竟成永訣，憶自二齡失怙，今年喪母，哀痛之極，抱恨終天，茲謹擇期安葬梓里，並遵遺命抗戰期間，節約紓難，敬辭賻贈，附計上聞，伏乞

聆鑒」

此計告舟登不久，即承

委員長侍從室陳主任果夫賜贈「彤管流輝」一幅，并附函慰唁，政治部梁副部長寒操亦
以「壺範長垂」見贈，隨後重慶，成都，西康，桂林……各地之親友，或函電唁問，
或遙寄輓聯誄文者，又有如雪片般之飛來矣。

十一

人類社會之得綿延不絕，民族生命之得繁榮滋長，與世共存者，不但賴有無量數之
「賢父」，實亦賴有無量數克盡母職之「良母」，先總理昭示之「忠孝仁愛信義和平」
八德，尤以孝道爲愛國齊家之本，總裁「報國與思親」之感言，其能如晨鐘之發人深省
，使我中華民族立於健強之境，獨力抵抗敵寇五年，屹立東亞，宏揚世界，去弱大病
夫國之綽號，竟一躍而爲同盟國四強之一，肩任擊潰遠遠東軸心環——敵寇之鉅任者，

溯本探源，當歸功於「國肇於家」之感召，所謂：「全國二萬萬女同胞皆能如吾寡母之保家教子，使爲人子者皆能保衛其國，豈有不能致華夏於復興之理……則知泰不安危禍福固非自致，而轉弱爲強，必資自力」，今年國慶日之得廢除百集毒恥大辱的不平等條約，又豈是無因而至？

國既肇於家，而家必賴有良母，此爲任何人不能否認之事，數十年來，吾門祚衰逝，迄今家緒得以不墜，先疇得以保存者，賴先母苦節護持之力也。

過去巨源得列於將校之林，不爲流俗所同化，在軍中曾被譽爲「儒將器」（註）者，賴先母「國家鼎革，文不如武」之懿訓所賜也。

現在雲尤得全故我，幸無隕越，能參加抗建工作，獻身黨國，爲國家民族效力者，亦賴先母當年夜寐夙興，耳提面命，燈下課讀，擇師嚴繩之賜也。

先母對吾兄弟等之予賜如此其厚，反躬自問，歷年所報答於老人者，是什麼？日夜不之養未致，年來竟報以憂愁悲傷，倚閭之望匪免，歲前反勞其奔走省垣，子職之虧，

恐無有再逾於斯者。

綜上所述，先母一生所歷艱辛，我因離家日久，不能詳述，茲憶及今年（一九四二）一月將離成都飛渝之前夕，在明道院辭別朗和伯父時之贈言：「爾到重慶以後，工作就緒，年頭歲節，公務不忙之際，可請假回家，看看你『老母親』以娛其失明晚景，要知道她從前曾爲你們受了不少的辛苦，流了不少的眼淚！」

今忽思維及此，尤令人有無窮之餘痛，惜渝蓉遠隔，不能就問朗伯請教先母昔年苦節辛勞之詳細掌故，現我上面拉雜寫出片斷之腦記，實不能道及先母畢世劬勞於萬一也

駐：現在樂山王祚堂先生第中大門上所懸王俊三老先生之「溫良恭儉」，尹海平廣上之「莊敬日強」，黃詠裳府上之「光風霽月」，李明三府上之「儉德可風」，胡朗和府上之「學道愛人」五著賢匾額之字，即係青年巨源代陳洪範師長所題寫者，故舊時同袍中均以「儒將器」目之。

書 後

祇有出於至情的文字纔能使人感動，我以異常惶惶的心情，讀完了這篇出自赤子之心的手記。

這是一個悲劇，但這同時也是千萬中國婦女所遭受的共同的悲劇，在封建的重壓之下，中國有數不清的有才能，有勇氣，有善良心腸的女人，遭受着這樣的悲劇——或在平平凡凡地老死在廚下與房中。

我不贊成「莫惹他」論。我們不必惹枝節，但是我們一定要有勇氣去「惹」那使中國千萬婦女受罪的制度的根本。把我們自己的心力，即使是一點一滴，用諸於反封建反軍閥反帝國主義的抗戰大業，把中國造成一個再沒有壓迫，再沒有剝削，再沒有人吃人的制度的三民主義國家，使我們下一代為婦女不再重受上一代的悲劇，這才是人子之道，人民之道。

惠海集

民紀三十一年冬

寓衍讀後雜題

四四

附
錄

綠
豆
糕

此文爲紀念先母宋太夫人逝世一週年忌辰而作，曾發表于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員會之「生活壁報」現附錄于此，聊誌遊子思親之意云爾

前日晚間，我在街上一家糖菓店裏買了些「綠豆糕」，預備次日追悼我慈母逝世一週年紀念時做香案上陳設的供品，當時曾有一位同行的朋友很詫異的問我：「幹嗎！你單買這樣東西，而不買其他的糖菓？」但我因心緒不寧，僅顧而言它沒有向他詳細解答

，現在把我這心裏的故事原原本本寫出來告訴大家，並作解答朋友們的問我的函友。

我是一個生長在僻鄉，家僅溫飽，兩歲就死了父親的孤兒，如要說我童年時的生活，其中有十分之一又是受陶化於祖母陳的，因為我母親代祖氏操勞，日主中饋，三餐茶的工作硬要從早忙到晚手脚才得停息的，所以白天有些時候，是受祖母的照護，或隨老人到戶外「大路上」遊玩，如逢農忙大小春收穫時，道上遺落有穀穗或麥穗豆粒之類，祖母必命我拾起來放在她老人家腰間「圍腰帕」裏，包捲在懷中，並向我說幾句：「一米不成柴，這些豆豆顆顆不要讓牠隨地腳蹤踐踏可惜了，須知一豆一穀，曾勞農家許多力汗，娃娃子吃長飯，亦當要明白稼穡物力的艱難，」若遇鄉鄰有婚喪嫁娶的紅白酒席，只要祖母前往致賀回來，亦要攜點「雜包」分給我和堂弟妹們吃，有時如係親戚之家的喜筵慶典，她還要領我一進去，當此時會，我嘗聽見座中面目很牛腰纏黃——黑色湖縐綢帶的婆婆媽媽們向祖母說：「老太娘！你這個孫孫，不就是秀才大爺的么兒嗎？你們兩輩不要惹氣，將來……」故我第一次吃「綠豆糕」要算是由祖母面前拿給我嚐

的

「綠豆糕」，是「綠豆」磨成粉末再和蜜糖製造成，清甜可口。老人小孩都喜歡吃它。尤其是在夏天常食，雖不能說是如綠豆湯，綠豆粥，綠豆芽……等之清涼果腹，但對於消暑，胃上，總比較其他的糕點是不膩人的。

記得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有很多親友——劉文輝、陳洪範等發起爲我祖母慶祝八旬壽辰，曾在大渡河下游之「海棠香園」城中家鄉先後晉樽數日，四圍滿懸着什麼「……

重九後三日……荷釀黃花酒……祖竹長青……炳慶翔璣……寶姿騰輝……

及峨眉山某和甫之「壽比西方無量佛」；「人如南海觀士音」同張善子繕繪之「海屋添

籌圖」等等彩幛屏聯時，我的哥哥——胡巨源事前亦從雅河左岸的S城防次趕歸，因時

間迫促關係，他在未動身時，僅在S城之「味蘭軒」買了二十斤「芝麻糕」以備到家時

分敬重堂——祖母同母親，誰知後來我聽見祖母告訴我哥說：「泉孫！你以後回家買東

西，還是在縣街裕豐店側邊春發號給我買些「綠豆糕」就是了，再不要買其他我不嗜吃

的點心」，可惜我祖母在大慶後第三年（一九二四）的殘冬，竟拋棄家人而長逝了，致今不能詳問她老人家喜歡吃「綠豆糕」的所以然來？

日中則昃，月盈則虧，福不雙降，而禍運至，在祖母辭塵後的次年（一九二五）六月間，我的哥哥亦不幸在口口縣旅途中被人戕害昇屍回里，我母親感「一門雙喪」——祖樞因當時受內戰影響尙停在堂未葬——祖孫同時出殯的慘狀，竟哀痛過極而雙目失明，從此以後，我母親悲感家道中落，人心陰惡，也就難得在外面行走，每天就枯坐在家中，十餘年來，我有時請假回籍省視，照例亦必攜帶幾封「綠豆糕」，因我母親晚年齒落亦嗜食此糕，故不便買其他的點心以拂其意而再聞從前祖母誡我哥哥的話又出諸我母親的口。

今年我在抗戰首都的山城裏，有一天，偶見口口食品公司的玻璃上貼有一條白底藍字的廣告，「……綠豆糕上市了……」，登時我心裏不覺起了無限的哀思，雖不能比古時候張翰之見秋風起而思吳中蓴羹鱸膾，遂命駕歸，但是後來亦曾勞煩郭沫若先生

在我的請假簽呈上批寫了如下的幾行：「孝思在已，何計責評？三週年除靈歸祭，似最爲妥當也，望詳加攷慮，毋使 伯母在泉下之靈亦感不安。」並使我重唸了幾首：「……倚杖憂時枯老眼，撫衾思子斷慈腸……」「……欲得報恩歸不得，由來忠孝兩難全……」的輓詩。

椎牛祭墓，實不如菽水承歡，母親啊！前幾年我帶回家來的「綠豆糕」，在我留家之日，能親眼看見您老人家摸索到「聯三櫃」上瓷罈中一塊一塊的取出來吃，並且把每封糖油浸潤透了而已發光亮的空包紙檢出來摺在爐火中燃燒，追憶前情，彷彿如昨，哦，今年我陳設在您神位前的一盤「綠豆糕」。攔了整天。原物原樣，不能再見您伸出「撫摩頰臂明肥瘠」的慈手，拈一個到口中嘗一嘗啊。

脫稿于先母逝世一週年紀念之次晨

恩

海

集

五
〇

題詞總彙

一 劉運籌：

識仁字十六年，嘗聞太夫人之賢聲，雖未獲登堂拜謁，而觀仁字氣度操守，迥異凡響，昔曾共歷艱危，是固太夫人義方之教，瞻仰懿容，敬謹題語。

二 張西曼：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哀九先生因

慈親棄養，哀慟倍常，特索「遊子吟」以志哀念。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十九日

三 胡風：

以乳以血以愛哺養後代，卽以乳以血以愛奉仕國家。爲後代爭光明，卽爲先

恩海集

恩海集

人盡孝思之至道。

題爲

胡母宋太夫人 遺思

四 馮友蘭：

慈母手中線 遊子身上衣
誰言寸草心 報得三春暉

五 黎錦暉：

北堂羅裳，東壁機懸，
天妃雨泣，王母雲翻！
懿德長存，母儀是範，
盡孝矢忠，節哀順變。

六 白薇：

母親的愛，至大無邊，

赤子的心，永遠追懷，

追懷吧，

追到無邊偉大的頂點，

母愛和子心，

結成人類渴望的光明。

七 威克家；

來如流水逝如風

八 姚雪垠：

人生非金石 豈能長壽考

奄忽隨物化 榮名以爲寶

十 王亞平：

死事如秋葉之靜美

恩海集

十 史東山：

得母愛者必愛國家，
能孝親者必孝民族。

十一 姚蓬子：

惟母愛是人間最大之愛，惟母教是一生最深之教

十二 池田幸子：

愛母是永遠不變的

十三 孫師毅：

骨肉最真 親恩最深
孝思不置 天際雲停

十四 綠川英子：

現在我還是赤子似地懷念您；

(胡風代譯)

在懷念的時候，我的心還是赤
字似地純清。

爲

胡母宋夫人恩海集題

十五 于拉摩：

人生最偉大最真摯的卽是母愛，

十六 郭沫若：

春輝洋洋 普照四方

謝隔簾在上 撫照在旁

中心存之 沒世難忘

願共勉力 則法天行

龍野宋夫人 千古敬瞻

恩海集

恩海集

五六

宸九兄孝履

十七 邵傳學文

彤管遺輝

十八 劉清揚

德義歐柳

十九 徐悲鴻

離魂永在

二十 鹿地亘

福壽全歸

廿一 張志讓

母教長存

二二 王崑崙

懿型是式

廿三 曹孟君：

母儀式則

廿四 謝仁釗：

令子克家

廿五 史良：

懿德永昭

廿六 鄧初民：

母儀千秋

廿七 翦伯贊：

坤維式範

廿八 陶行知：

恩海集

恩海集

母範長存

廿九 杜國庠

教教恩深

三十 張友漁

坤範常昭

卅一 韓幽桐

母儀堪式

卅二 洪深

母教之光

卅三 孫伏園

移孝作忠

三四 馮乃超

母儀典型

冊五 馬宗融：

賢母範儀

冊六 唐鍾麟：

懿憲履歷

冊七 鄭伯奇：

懿範永存

冊八 沈志遠：

母教典型

冊九 傅抱石：

松石圖

四十 唐景光：

墨海集

恩親圖（附郭沫若先生題句如次：「愛是生命之源，人生之得以存賴，賴有母愛，一切物業之得以生存，亦賴有母愛，故紀念母愛，必須自愛其生，自愛其生，非貪生怕死之謂，乃當使此生賦有充實崇高之意義，不虛其生也。故遇必要而殺生成仁實亦愛生之極。」其題「蓮台」者：

「蓮花具真善美之極致，根可食，實可餐，色相莊嚴！清香洋溢，蓋花中之聖母也，益以印度思想之涵濡，其趣更覺深遠，以此紀念母愛，最爲適宜。」）

補記

本書初稿草成時，係在民國三十一年多，原計于先母安葬時（十一月杪）付梓，後以送審稽延致未果，今年夏間，正欲付排，不意此書審查訖之原稿，竟遭盜劫損失，因此週年印行之計劃，又成泡影，波折橫生，一再不能償願，故祇得于六月二十二日在大公報刊登啓事（原文見前自序中）一則以誌哀，蓋此日爲農曆五月二十日，適值先母逝世一週年之忌辰。

此次重寫此書，除主文仍與初稿無甚變異外，而編目次序，均與前次送審之原稿稍有不同，即「代序」分爲（一）（二），「弁言」之後，並增「以啓事代自序」，「恩海」「書後」之外，而卷首則冠以戴院長馮副委員長等之題詞，末尾除附錄一篇週年思想散文「綠豆糕」外！最後復殿以「題詞總彙」聊取字字珠璣，龍頭龍尾，包涵書中俚語，藉彰先人潛德，泉壤增光，歿存均感，謹統此致謝。

此書原僅名「恩海」，後以朱海觀兄轉家陳真如先生，將門胡子集恩海之句，既許多名碩長者之以「恩海集」題贈，故不由自主的成了現時的定名，此實不敢云「集」，亦不過是一本「自古盡忠難盡孝，淚痕和墨寫成行」的「胡母朱太夫人紀念冊」而已。

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一八紀念之夜于重慶天官府文工會

付排感言

這本多災多難，幾乎不能問世的集子，從寫稿以迄付排，中間真是不知經過多少磨折，拖延一年又一年，本年春間，幸荷巨源兄之好友藍紹侶先生，念舊情殷，熱心贊助，特促我印行，俾巨源師長兄二十年前之含冤，得於抗戰接近勝利之第八年代剖白，真使歿存均感。

一九四五年，確與往年不同，展望世界戰局，柏林已在美英蘇盟軍四面急進圍攻中，東京近日連遭美機空前大炸，已成一片火海，民主潮流，日趨廣泛，歐亞兩法西斯寇盜之被殲滅，指顧可期，人類和平之曙光已現，自由平等之幸福將臨，四月二十五日舊金山之聯合國會議，當可預見其端倪也。

際茲非常之年，適值先母宋太夫人逝世三週年紀念同先兄巨源遇難之二十週年，不禁悲喜交集，古人所謂「每逢佳節倍思親」一語，的確，我在今年這個奇蹟，深深切了

解這句話的涵義，現在我寫這付排戲言時，以懷個往事不勝痛之心境，實無情緒再寫下去，故只好把我去年發表過的「思親曲」綴此作總結。

「前年，去年，今年，

前天，昨天，今天，

陸上，海中，空間，

東西南北各方面。

我時時刻刻想念我的母親不在我身邊，四處尋遍都不見。

母親呵！您在那裏，在甚麼極樂之園？

您長眠在九泉下，爲甚麼不把您慈靜的臉給我相見？

爲甚麼不再從地心中發出呼喚？

笑問我「遊方道」從那兒回轉？

呵！您腳跡所走過的地方——

我除以寸草分毫，誠爲您數萬萬分。

並略遵您「莫忘他年」的遺言。

最偉大的，是母愛。

一生最可留戀的，是家園。

母親阿！母親阿！

您爲甚麼撒手西去不復回？

使我兩年後的今天，腦海裏永呈現着您「痛子失明」的容顏。

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重慶市圖書館藏書查驗證書世圖字第三五二號

80

476223

(11)